

實感錄

科學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

實 感 錄

科 學 書 局 印 行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二 月

目 錄

「我現在感 腿 上負這點傷，真是冤枉！」

——李正誼師長會見記

「如果我們知道八路軍優待俘虜，就自動過來啦」

——訪廿五師李段二師長

「我們怎能不被殲滅呢！」

——訪周毓英中將

「中國弄到這種地步，蔣介石本人不能辭其咎」

——會見馬勵武師長

「脫離內戰漩渦是生平一大幸事」

——訪問一〇四旅正副旅長

「國民黨想消滅共產黨絕不可能」

——陳誠武少將觀感

「只有把蔣介石打得不能再打時，就沒內戰，就有民主和平」

——訪問譚榮生團長

「官兵厭戰，蔣軍必敗」

——記傅團長談話

「蔣介石是一定失敗的」

——鍾團長語記者

「人民終會勝利的」

——回鄉軍官臨別談話

『我現在感到腿上負這點傷，真是冤枉』

——李正誼師長會見記

記者會見了放下武器的蔣軍廿五師師長李正誼、副師長段培德、團長副團長等十七名將校。他們都穿着淡灰藍色袖子上鑲綠邊的美式軍官服。

李正誼師長是陝西人，五十來歲，很胖。他的右腿在這次新開嶺戰役中，無謂的負了傷，衛生員正在替他治療。他要求衛生員：「麻煩你，同志，明天再來給我換換藥罷！」『上級早就給了我這個任務。』衛生員回答他。

副師長段培德兼政治部主任，也操陝西口音。他介紹他們的李師長說：『李師長是六月份劉世懋請長假以後才到師裡的，以前當長官部的補訓處長，是黃埔軍校林彪將軍的老同學。』提到林彪將軍時，李師長很不自然的說：『我和這方面的林總司令可真是南轅北撤了。』

衛生員退出後，我們的話題轉向這次新開嶺戰役上。李師長從頭講起，向

記者說明這次廿五師就殲的原因。

『我們迂迴安奉綫左翼』，他說：『十九日遼陽軍部命令我們從本溪出發，經小市、鹹廠，廿三日進駐賽馬集。在小市遇到這方面的輕微抵抗，傷三百餘。分水嶺又遇到一個警衛營的阻擊，他們很有訓練，以一營兵力抵抗我們兩個團一晝夜，並且給了我們七八百的殺傷。』

『我們常看過这方面的遼東日報，你們說主動撤出長春，主動撤出張家口，我們覺得這是宣傳。這次我們却親眼看到你們主動撤出安東了。安奉綫正面沒擺隊伍，我們越前進越感到危險。我們也研究過這方面的一點兩面戰術，這次我們確親身體受了這個戰術的沉重打擊。』

『廿五師剛到松樹嘴子，就得到我們留駐賽馬集的一團第一營被這方面驅逐的情報。長官部把安奉綫正面的七十五團歸還我們師的建制，要我們打轉來向灌水前進，佔領寬甸。雖然遇到幾次輕微抵抗，廿八日恢復了賽馬集，但不久我們便碰到這方面少數部隊的箝制，經常保持和我們接觸，監視我們，偵察我們。我們知道附近有這方面的主力，但是擺脫不開，長官部又命我們繼續前進，卅一日我們只前進幾里路就入了重圍。』

他認爲這是我軍戰略指揮的成功。他繼續說：『開始左前方是正面，我們集中力量應付左前方，就已前進不易。隨後四面都成了正面，主動進攻變成了防守待援、雖然飛機給送一兩袋彈藥，也不能挽救頹喪的士氣。長官部對這方面是輕敵的。我們和這方面敵對了將近一年，在營口本溪又在橋頭對峙了好幾個月，知道這方面的戰鬥力。但是我們在一點突圍，反覆衝鋒廿次，都被這方面打回來。你們的戰鬥力確乎超出我們的最高估計。營口作戰，我們一個加強營被解決了，但那時這方面的戰術完全是憑勇氣，沒有什麼砲火配備。本溪作戰，特別是高士屯戰鬥，我們就覺出這方面硬起來了，砲火的使用配備很靈活。我們知道這方面進步快，是有基礎的戰鬥兵，有組織，有主義，都知道爲什麼打仗，每個戰鬥兵都是政治員，士氣旺盛。我們的戰鬥兵都是打糊塗仗的，連我們也是如此。同級間都相互議論：抗戰打鬼子，這是打什麼仗？共產黨反正消滅不了，遲早還是和，打下去只有使國家吃虧，老百姓倒霉。這話上對下不好說，下對上不敢說，戰鬥意志和戰鬥精神越打越低落。』

『這次新開嶺、王家堡子、雙陽邊門一帶作戰，這方面戰鬥兵的射擊技術使我們驚訝。彈無虛發，尤其是砲兵，使我們傷亡三千左右。我們集中了三千

4
人，作最後的反衝鋒，這方面三砲就給打散了。當時砲彈命中師部附近的汽車，打着汽油，十幾輛汽車和一百多輛大車煙火瀰漫，人、車、牲口，亂衝亂撞，使師部完全失去了控制部隊的能力。

『奉天以西作戰的時期，我們的老兵多，現在是越打越少。七十四團最多，新老兵各佔一半；七十三團和七十五團在關外補充的新兵都佔了三分之二以上，訓練上和這方面相比進步慢，就相對的不進步了。』李師長最後概括起來說：『總而言之，士氣不振。戰鬥意志和戰鬥精神頹喪，戰略指揮上錯誤，兵力分散，孤軍突入，戰鬥力不如這方面，就決定了我們廿五師的命運。』

正在我們談話將要結束的時候，招待員送來毛巾、襪子、紙烟等日用品，並且通知蕭華將軍由前方歸來，準備晚餐專宴招待他們。李師長連聲慚愧，段副師長竟激動得落下淚來。李師長又好像想起了甚麼，忽然向記者說：『共產黨的優待放下武器官兵政策，是爭取和平民主早日實現的政策。』他說：『方才我忘了一點，就是這方面放回去的俘虜，在這次戰役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被圍了兩天多，一天後他們就首先動搖了。』停頓了一下他又說：『從前這方面放了我們營口作戰的官兵，現在對我們又是這樣以誠相待，我不能回去

了。我在這裡，生命安全有十分保障，回去連功也沒有，還要遭罪。這方面歡迎我們，也應該歡迎九門山砲、五十挺重機槍、九百挺輕機槍、六七百匹馬，這些殺害人民的工具，我都把它交還給人民，交給和平，交給民主。」興奮中他一氣說下去：『當被俘的那一剎那間，我會經感覺一種莫明其妙的恥辱，幸而沒有自殺，現在我就感覺到腿上負這點傷，真是冤枉。』

軍區請客的汽車已停在招待所門前，我們一同搭進了汽車。

如果我們知道八路軍優待俘虜， 就自動過來啦！

——訪廿五師李、段二師長

5

放下武器的蔣軍廿五師全部高級將官，在正副師長李正誼、段培德率領下，於廿四日晚安抵哈市，廿五日午後二時，各報記者前往訪問，李段二師長欣然與各記者接談。當時曾三度準備自殺的李師長，經過一月餘解放區的生活，

他總的印象是『民衆有組織、軍隊守紀律、軍民打成一片，地方官吏和人民不分。』他說：『你們的一個戰士都能和我講道理，使我很受感動。』當談到放下武器的二十五師官兵應走那條路時，他肯定的指出：『要爲人民服務，走光明路！』

李師長首先分析二十五師被殲原因：『除戰略基本錯誤外，第一、官兵厭戰，其次東北新兵多，常說『八路挺好！』打的勁不大，第三、營口之戰放回的戰俘。首先動搖了。最主要的是從下至上都打糊塗仗，而八路軍每一戰士都有思想，有主義，都知道打仗爲啥。』至此，一記者插問：『李師長帶這樣的兵有何勝利把握？』他翻開兩手幽默的說：『叫爹叫娘也沒有辦法，所以都跑到這邊來啦！』引的全屋大笑不止。

其次，李師長對東北蔣軍困難作詳細的分析說：『愈戰下去，兵力愈分散，力量愈不足，佔了城市，城外就是八路軍，層層包圍。按目前情況，蔣軍保持既佔有的城市都感困難，官兵厭戰。』段副師長說：『那邊不知道八路軍優待俘虜，要知道師長都不殺，每餐還吃幾樣菜，就自動做俘虜啦。現在真需要第二個『五四』運動，使每個人都明白八路軍的政策，內戰就打不起來啦。』

談到對解放區的觀感，李師長稱之曰『留學』，否則『將不知道中國那塊光明，那塊黑暗。親見這邊人民無負擔，共產黨確實實行『耕者有其田』，路經各解放區和許多縣長會談，知道他們沒薪金，吃穿和人民一樣，真是一心爲人民服務的父母官！軍隊自己守紀律，有一次一個士兵去老鄉家買豆油，家裡沒人就不進去，我非常感動。』段副師長說：『以前只聽說共產黨殺人放火，捉了俘虜活埋，事實勝於雄辯。證明都是造謠！』李師長並以在雲南目睹老百姓受苦的情形作對照，深信中共的政策博得廣大人民的擁護。

最後李師長他個人再三聲明。不再做內戰工具。他並說出很有趣味的一段插曲說：此次被俘的王副官，他的兒子和姪子都是八路軍，這回一家團了圓。砲兵團劉團長是段副師長的老同學，此次在戰場會面，對段副師長說：幾次捎信要你到八路軍這邊來，都沒有捎到，這回砲送了信，我們可會面了。

我們怎能不被殲滅呢！

——訪周毓英中將——

夕陽西下，我踏着冰凍的小路去訪問放下武器的蔣軍五十一師師長周毓英中將。周毓英師長軍服外罩着銀灰色的皮大衣，穿一雙棕紫色的皮鞋。他今年五十一歲了，在軍帽下露出花白的頭髮，談風頗健。從他的廿八年戎馬生活，講到他故鄉山東諸城的風俗人情，講到他在保定軍官學校六期與薛岳同窗的學歷，一直講到西安事變中東北軍對團結抗日貢獻，五十一師抗戰功績，以及張學良和于學忠二位將軍的遭遇。話題的中心最後集中到雜牌軍在蔣介石部隊中的必然的悲慘下場，這是周師長十幾年來親身經驗到的。周氏透露蔣記特務大批鑽進五十一師（原軍），明目張胆，爲所欲爲，他們對五十一師官兵進行一連串的收買、麻醉、分化、瓦解、打擊等手段，下級軍官逐漸換上了蔣介石軍校畢業學生。該師黃埔系特務頭子師政治部主任張希堯時時監視原來東北軍的軍官。周說：『張希堯那些人惹不得，弄得不好，他向上級打一個報告，我們

便倒霉。那邊現在做事最吃得開的是黃埔系，我們五十一師師旅長都沒有黃埔資格，都是『黑官』（不走時運的意思），時時担着被換掉，我們簡直沒法動彈一點。四九師王鐵漢就是一個例子，他讓黃埔軍官進來，四九師便『中央化』了，王就做不得主了！』

我們作戰好幾年，日本投降後，五十一師沒有受降權，讓從雲南貴州開來的『中央軍』受降，偽軍吳化文也變成『國軍』了，這些最使我們傷心。我們有一部份槍械還是『九一八』事變時帶進關內來的，十幾年來沒添過新武器，有些機槍老了，子彈可以從槍口裝進去。還有不少壞的步槍。我們屢次呈請給以裝備，『國防部』却屢次批『庫無存品，礙難照准』幾個字。其實何嘗如此。上海一個軍火庫失火，不知燒掉了多少槍砲彈藥！』他平一平氣補充說：『五十一師直到最近駐棗莊後，才發給每連一門六〇小砲，這比起嫡系七四師相差太遠了。』

9

『廿六師和快速縱隊被殲後，我們雖裝備差，兵員少，明知打不贏，但是上方一次又一次地嚴令我們『堅守待援』，我們只好堅守，如果退出棗莊，我們便要被撤職殺頭。』

我們佔領很多地方都要兵馬守，因此兵力分散。而指揮上又非常壞，我們對魯南作戰的全盤計劃，上方不告訴我們，只知執行命令。五十一師連部署一個連的位置，都是徐州綏靜公署給我們指定的，我們決不能變動。例如綏靖公署要一一四旅旅長李步清帶一個營守嶧縣城，歸馬勵武指揮，而馬又從來不與我聯系，綏署要一一三旅旅長李玉堂派兩個營守韓村，一個營守郭里集。更笑話的是綏署指定一個連守韓村西南之陽莊，戰鬥開始前，我要集中火力，綏署不允許，你看我們怎能不被殲滅呢？」

『中國弄到這種地步，

蔣介石本人不能辭其咎』

——會見馬勵武師長

當記者走進放下武器的前蔣軍廿六師師長馬勵武中將的住室時，他正安靜的坐在一張大椅上，室中熊熊爐火的光綫，照在他的安適的臉上。他劈頭第一句

就向記者詢問關於最近的戰況，然後像有許多回憶似的說：『這邊報上登的勝利消息都是確實的，』雖則他進入解放區祇有幾天，但農民分得土地後，經濟上昇，生活愉快的情形，已給了他強烈的印象。他很肯定的說：『中共實行土地改革的結果，農民生活確實得到改善了，絕非如外間所傳之荒謬。』馬先生陝西華縣人，今年四十三歲，黃埔一期畢業生，從軍廿餘載，日本投降後在蔣介石命令下，參加反人民的內戰，身爲蔣軍進攻魯南臨沂的前綫最高指揮官。據他說：國民黨內部因爲三陳（陳誠、陳立夫、陳果夫）的把持，他雖屬嫡系也鬱鬱不得志。他一再向記者說明：『本人是軍人，不懂政治，也不願談政治。但在不談中也不能不承認，解放區軍民正在進行的自衛戰爭，是一種反獨裁，反殖民地化的正義戰爭。中國弄到這種地步。蔣介石本人不能辭其咎。』這是馬先生對時局概括的看法。十九日陳毅將軍曾在某地接見他，回來後他對解放區軍民之寬宏大量，特別是陳將軍之熱情關懷，非常感動，他說：『我不知道貴軍如此，如果早給我一封信，本人便過來了。』

『脫離內戰漩渦是生平一大幸事』

訪問一〇四旅正副旅長

十一月廿六日，記者於前綫某地訪晤濮（陽）滑（縣）戰役放下武器之蔣軍一〇四旅旅長楊顯明，副旅長李克源。楊爲四川邛崃縣人，五十二歲，陸軍大學及峨嵋軍校畢業生。李爲四川蒲江人，係故川軍三六集團軍李家鈺總司令之親姪。兩氏談鋒甚健，記者往訪時，李副旅長說：『現在川軍實際上已成釜底遊魂，蔣介石今天利用川軍打內戰，同時藉此削弱川軍力量，一旦力量消耗盡了，不是遣散，便是強命退役，這就是我們的前途。』談及此次孤軍深入解放區時，楊旅長說：『上峯給我們的任務是佔領滑縣上官、留固等村後，配合道口一二四旅等直取濮陽，所採取的是『穩紮穩打，步步爲營』的『守點』戰術。按軍事要求來說：『守點』必須有強大兵力和後備火力，但我們既無足夠的大砲等重武器，又無後備兵力。這次戰鬥開始前，我以爲留固村的隊伍也應撤到上官村，加強守備；但是上峯不准，致使兵力分散，後備空虛。剛一接觸，整

個搜索排全被八路軍俘虜了，後來八路軍已到跟前，步哨仍以爲『搜索排回來了』，待發覺時，已經遲了。我們真沒有想到八路軍有這樣多的重武器，一開始大砲就響個不停，單說我們前面的一座樓就中了十五處砲彈，機關槍的火力特別猛烈，從開始至結尾，一直沒有鬆過。而八路軍英勇頑強的精神，更是我當兵廿多年所沒有見過的。十九號那天，村東北路岩被打開一個缺口，我們用兩個連沒有堵住，真是中國第一流的軍隊。廿號在上官村巷戰半天，一二四旅還不及來增援，八路軍戰士已爬上房頂，叫繳槍，我們看到沒有希望，便放下了武器。』李克源副旅長緊接着說：『這次失敗原因，主要的在於失掉民心，我們突圍的官兵都被老百姓捉回，一個也沒有跑掉。』二氏最後表示：這次放下武器脫離內戰漩渦，站到人民方面來，是他們生平一大幸事。

國民黨想消滅共產黨絕不可能

陳誠 武少將觀感

蒲縣戰鬥中放下武器之蔣軍六十七旅少將副旅長陳誠武，來後方途中，見解放區幹部戰士艱苦奮鬥及軍民關係的融洽情況，甚爲感動。他說：『大革命

時代羣衆的活躍精神，又在解放區重見，這種情形在後方（指蔣管區）是絕不會有的。』在路經臨縣時羣衆愉快地告以在共產黨領導下翻身的實情。陳誠武稱：『從他們的話裏可以看到：共產黨的政策是爲人民的，國民黨想消滅共產黨絕不可能』。

『只有把蔣介石打得不能再打時，
就沒內戰，就有民主和平』

——訪問譚榮生團長

十五日的早晨，記者會見了蔣軍譚榮生團長。

『我是新一軍五十師一百五十團的團長，是這次在其塔木西北焦家嶺鬥爭中被民主聯軍俘虜的。』

他穿着一身東北製造的草綠色的美式軍裝，身材魁武，他是湖南人，從十八歲就服務於軍界，今年已經整四十歲。

『我在被民主聯軍俘虜以後，我想這次是再也不會生還了，因爲我聽說民

主聯軍捉到軍官以後，全都要給殺死的。』他在敘述他被民主聯軍解放以後，非但沒有殺他，就連條繩子也沒有捆他：同時他又敘述在戰場上，看見許多蔣軍的傷兵，民主聯軍全都把他們送到醫院去救護後，他很奇怪而又感嘆的說：『我當了二十二年的兵，我就從未看見這樣的事情，到現在我還疑惑我在作夢呢！』

他對於這次戰鬥中民主聯軍的英雄氣概，和廣大人民參戰的熱烈情緒，是非常佩服和讚歎的，他認為這就是民主聯軍所以致勝的原因。

他舉出這樣的事實。

第一、民主聯軍行動隱蔽，在這次戰鬥中，就連他及師部也不知道，相反的，在他們那一方面，因為美械裝備關係，離了鐵路和公路就不能行動，因此只要他們一行動，民主聯軍就會知道。

第二、民主聯軍士氣旺盛，在這次戰鬥中，說是不動，就看不到一個人，說是衝鋒，不管砲火多密，就像潮水一樣的向上湧，在他們那一方面，老兵雖能戰鬥，但現在很少了，新兵都是抓來的，只要槍一響，就檢着沒有槍聲的方
向逃跑了。

第三、民主聯軍砲兵準確，在這次戰鬥中，他佈置了一連另一排，固守一個制高點，被民主聯軍打了五十四砲，全部人槍就給毀壞無遺。他們的砲兵，只要情況緊急，慢說打的準確，就連砲也守不住。

第四、民主聯軍深得民心，在這次戰鬥中，送糧草的、送彈藥的、抬傷兵的，全都是老百姓，特別是送他到後方來的戰士，沿途經過五棵樹、三岔河等地，老百姓成羣結夥的歡迎，還說『回來了，休息一會再走呀。』但是他們那一方面，在戰鬥緊急的時候，派了許多人四出找人帶路突圍，結果一個老百姓也沒找到。

『從前綫到後方的這幾天中，我懂得了許多事情，我相信民主聯軍是一定要勝利的。』他在敘述對民主聯軍的英勇氣概和人民參戰以後，又敘述在蔣介石那一方面，經常宣傳民主聯軍的地區，沒有老百姓，沒有鐵路和電燈，這次他却親眼看到了，這完全是欺騙。

當我問及蔣管區老百姓的生活情形時，他毫不遲疑的說：『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難』，他搖了一搖頭以後，便敘述蔣管區現在徵糧徵兵的很急，不繳糧不當兵，那是犯罪的，比起解放區的老百姓，有天淵之別了。』

對於內戰，他說：『內戰是誰也不願意打的，蔣介石要獨裁，又有美國幫助，這內戰就不能不打。只有把蔣介石的武力打得不能再打時，那時就沒有內戰，全國的民主政府也就很快成立起來，大家就都有和平了。』

『官兵厭戰，蔣軍必敗』

記傅團長談話

宿泆殲滅戰中放下武器之蔣軍六十九師六十旅一七八團副團長傅籟成氏，談蔣軍情緒及蔣軍前途。傅氏稱：『蔣軍內部之作戰情緒，已在戰士及中下級軍官的厭戰中看出，沒有一個人對作戰發生興趣，我等以處境困難，平日皆心照不宣，不願多發牢騷。國民黨報紙雖天天宣傳貴軍向我軍（指國軍）進攻，我等軍人頭腦雖簡單，然皆知是我軍進攻貴軍。我過了卅年部隊生活，對內戰厭棄已極，所以至今尙留在部隊中者，無非想挨到明年一月可以領得一筆退休金，作營生資本而已。』傅氏繼稱：『六十旅（其前身爲十九路軍八十師）在抗戰中曾經歷淞滬戰役，長沙三次大會戰，湘甯戰鬥。而此次與貴軍一觸即潰

者，實由於官兵上下對作戰厭棄之故。』傅氏結語稱：『蔣軍內部生活困難，官兵不能團結，本人可斷定蔣軍必敗。貴軍戰略高明，士兵戰鬥力日盛，活力滿身，並得人民一致擁護，一定獲勝。』

『蔣介石是一定失敗的』

——鍾團長語記者——

鹽城外圍之戰中，被俘蔣軍六十三師十九旅十七團上校團長鍾雄飛（湘南人），十九日下午安抵新四軍蘇中軍區某地，備受優待。當記者詢問其對內戰之態度時，他明確的說：『中國人拿美國武器來打自家的辦法，是最卑鄙可恥的，我們都希望全國和平，但不幸國共談判完全破裂了。在江西整編時，我會幾次要求退休未成，以後上面就命令我們到蘇北打內戰。我明明知道，粟裕司令很會帶兵，很會打仗，我們是會被打敗的，但上級逼着，這有什麼辦法？』談到內戰前途，他說：『因為全國人民反對內戰，蔣介石是一定失敗的，不過時日遲早而已。』對於新四軍的觀感，他說：『可用三句話概括，即「士兵活

躍」，「紀律良好」，「官兵團結」。『鍾氏是國民黨員，但因他不滿於蔣介石國民黨的貧污腐化，對黨的生活久已不感興趣。』

人民終會勝利的

——回鄉軍官臨別談話——

由民主聯軍歡送回鄉的十位在東北內戰前線放下武器的國民黨軍官，於本年二月一日在哈市各界歡送大會及宴會上發表談話摘錄如下：

(一) 廿五師中校副團長孫祖來說：『今天我已經認識了誰是革命的，誰又是反革命的真理。』接着他列舉了親眼所見到在民主政府領導下哈爾濱各工廠的工友們，自動、自覺、緊張、愉快的工作，在國民黨區是看不到的。他說：『雖然我們離開解放區，回到蔣管區去，但我們願去啓發與組織那些有血氣、有正義的人，使他們行動起來，與反革命的蔣介石集團搏鬥！』

(二) 八十八師少校營長謝亮基說：『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改善，社會秩序安寧，各種建設的成績，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雖然離開解放區，但在精神上

永遠是與解放區的人民一致的。』

(三)廿五師少校砲兵營長傅寶山，認為解放區之土地改革，是安定社會，解決民生的基本政策，他說：『國民黨爲什麼打敗仗？兵是徵的、抓的、傷了無人管，死了該倒霉，家屬無人照顧，誰還願爲他們少數人拚命？』

(四)廿五師少校營長曾紀嶽說：『爲什麼在同一個國家裏，有的地方（解放區）軍民團結，社會安寧，生產增強，是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而另一地區（蔣管區）人民就沉入苦海呢？這是因爲：一個是給少數人謀福，一個則是替衆人謀福！』

(五)廿五師少校團附賈乃隆與八十八師上尉指導員胡海鳴都表示：『要回到蔣管區去一定站到人民方面，向專制獨裁做鬥爭。將來在解放區人民反法西斯勝利的大會上與大家再會，互相握手！』

(七)廿五師中校副官主任王鳳崗說：『我認清了共產黨的主義，是光明正大；爲人民的主義，不是替那一個人服務的！』

(八)廿五師上尉副營長徐偉說：『我願把解放區所見所聞一一介紹給國民黨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相信他們一定能與我們站在一起的！』

(九) 廿五師少校通訊連長劉正源說：『國民黨夢想單靠美國武器征服一切，他忘掉了痛苦的士兵的厭戰，及廣大民衆的反戰，因此就必自取滅亡。』

(十) 廿五師少校附員劉益道說『在哈爾濱，看到了發電廠的工友們，努力工作破除國民黨製造的黑暗，使全市大放光明！人民終會勝利的！』

